

阿四伯

□沈树人

阿四伯是社区老年茶室的常客。年轻时的阿四伯名气蛮大，是个放箬笼的好手，他能一眼看准放箬笼的最佳位置，所以大家都叫他“箬笼阿四”。

“箬笼”是用来捕鱼的工具，但只能抓抓小鱼小虾，属于“小搞搞”。

“箬”，乡下土话，近于“蹲守”的意思，蹲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专等鱼儿进笼。在杭嘉湖地区乡间，箬笼相当普遍，每当汛期期间，总能在小水沟的隐蔽之处，看到这土头土脑的家伙，悄无声息地躺在水沟里。

做箬笼不复杂，锯一截1.2米至1.5米长的毛竹，一头关节，一头开口，拦腰用铅丝箍紧，在开口处劈成8等份后撑开，用圆圈固定，使其成为喇叭状，在分开的竹片之间编上篾条，然后在喇叭的小头钻些小孔，这些小孔的大小只供水流通过，不让鱼虾漏出就可以了。

阿四伯家里备有七八个箬笼，破掉一个再做一个，从不肯多做。

每当遇到大雨天，河道水位上涨，阿四伯便穿上蓑衣笠帽，挑起箬笼出门去了。他不走河边，不走水渠，专沿着小水沟走，看准一个“落胃”的地段，就放下一个箬笼，再挖几锹土块将空埭填满，不留一点缝隙，然后用水草、树枝在外口做好伪装，一个箬笼就算放妥当了。接下来如法炮制，一个一个放过去。他知道箬笼里的鱼只进不出，越聚越多，而鱼越多则越不会逃，所以阿四伯笃定放心，到时间拿了鱼篓去收鱼好了。收箬笼顶开心，阿四伯袖子捋起，两只手抓紧箬笼口子朝上一扳，拎出水沟，翻过来一倒，哈，数不清的小鱼儿在地上活蹦乱跳，鲫鱼、骨丁鱼、土步鱼、鲢鲮鱼……品种丰富。一圈箬笼收下来，阿四伯的鱼篓也有点沉甸甸了。

不要以为阿四伯只会放放箬笼、捕点小鱼小虾，其实要论做生活，他蛮肯动脑筋的，像很多人不会用的“横刀”，到了阿四伯手里却是啧啧松，随手甩甩好了。

“横刀”，是沿江一带农村特有的，专门用于江边滩涂、沙地上割水草的一种特制工具。它由刀柄、刀身、草兜组装而成：刀柄是一根2米长的竹竿，要求粗细均匀，竿身笔直，在柄头上镂出一个安装刀身的斜孔；刀身是定制的割草刀，长约30厘米，刀尾微微上翘；草兜用铅丝扎成，能兜住割断的水草，以避免满地散落。

看阿四伯割草，比吃老酒的味道都要好，一把“横刀”在他手里服服帖帖。你看他往草滩中站定，朝手心吐口唾沫，平举“横刀”，抡起胳膊，“唰……”的一声开了第一刀，只见“横刀”在眼前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，刀锋所及，这一路水草便齐斩倒下。阿四伯借助惯性，抡圆了“横刀”，唰……唰……唰，真是刀刀生风，招招见功！不一会儿工夫，面前一片扇形水草就被他齐刷刷割倒。阿四伯退回原点，换个角度，继续重复着前面的招数，直到割出一片半圆形的草滩，才肯歇手。阿四伯把“横刀”往身边一竖，仰起头喘口粗气，随手撩起布衫往身上一擦，那架势，隐隐之中竟透出几分豪侠之气。

此时你若问他用“横刀”有什么诀窍，“哦，没啥、没啥，做生活嘛，全凭手里作数，靠手势。”阿四伯说得轻描淡写……

现如今阿四伯也住进了小区房，但年逾古稀的老人总是不肯安歇，七弄八弄寻来一根近5米的细竹竿，头上装个铅丝网兜，为小区边上的景观河道义务捞垃圾，每天一早都能看到阿四伯的身影，只见他平举网兜，盯着河面，一旦看到有垃圾漂来，手起兜落，嚓嚓两下，垃圾应声入网，干净利落。看那身手、看那架势，竟和他当年甩“横刀”时一模一样……

一缸腌白菜的遭遇

□金阿根

我们这里的人家喜欢在初冬腌白菜，我家也是，从小就见父亲不厌其烦年年腌菜。把地里割来的白菜摊在地上晒一两天太阳，切去根部，一棵棵地用稻草扎好堆在一起，待菜叶发黄了便腌到缸里。先在缸底撒些盐，然后围着缸的圆周，把白菜放一捆撒一些盐，再放几个红辣椒，用脚踩到渗出水，再放一层菜撒一些盐放几个红辣椒，再用脚踩，直到缸满了才停止。这时候菜会显得润湿。过几天再踩一遍叫作“转缸”，缸里的菜已经冒泡，一阵阵香气扑鼻，上面压一块大小合适的石头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缸里的卤水越来越多而且冒着泡沫散发着特有的香气，过半个月左右腌菜就可以挖出来吃了。腌菜洗干净后适合炒也可蒸，味道鲜美，如果放上冬笋或开洋，那味道就更上一层楼了，腌缸白菜是普通人家冬季吃的“长下饭”。

腌缸菜用“长梗白”品种的菜，也叫“瓢梗白”，菜梗像瓢梗那样厚实，菜叶较小，沙地人多种植这种白菜。一般家庭的腌缸白菜，从冬天开始吃到来年春天，有的人家甚至吃到初夏，不过菜开始发霉有一股臭味弥漫，成了“臭腌缸白菜”，炒豆饭、炒豆芽、炒笋片也很好吃。把苋菜梗、嫩南瓜等果蔬在缸内卤水中浸泡几天捞出来蒸蒸炒炒也不错。

我从江寺桥搬迁到梅花楼的家属宿舍，楼下有一排车棚，每户一间供停自行车。很多人家已开始腌白菜了，腌菜放在车棚里，由于空气流通不会因温度高而发霉。于是我也买了一只可以腌100—150斤菜的缸，白菜也是买的，按传统方法腌制，转缸后压上石块，过些日子就取来吃。大概是我身体不胖不瘦重量刚好踩踏适当，腌制的菜吃来鲜美爽口，连岳母家都十分喜欢，时不时让小舅子来取。

后来我在厂里任经营厂长，三天两头天南海北出差，买好的白菜就委托别人腌。第一年让小舅子腌菜，不知是体重不够还是没经验，腌的白菜很快霉烂；第二年叫表弟来腌，情况还是这样，只得我抽空再亲自上阵，又恢复了原来的味道。

有一年，我腌了150斤白菜满满一缸，亲戚或邻居想吃就让他们自己挖。腌好后缸面盖了一个竹编。过了半月，以为可以吃了，走近菜缸，一股强烈的臊气扑鼻而来。原来，一只母猫带着一窝小猫，趴在菜缸上休息，把猫屎猫屎全拉到缸里了，气得我直想骂人。这老猫“喵喵喵喵”地叫了几声，带着一群小猫像箭似的逃走了。职工宿舍东面是一排农民房，很多人家养猫养狗，这一缸腌白菜就被糟蹋了，只得把这些腌菜拿到垃圾桶里扔了，菜缸洗净倒扑在地，自此不再腌菜。

乡下老家的房子征迁，分给我一套140平方米的安置房，一直空着。儿子女儿说有电梯上下不用爬楼梯，叫来装修公司把房子装修好，“五一”节前夕终于将我们老两口搬到新房。有一天我在楼道间发现一口腌菜缸，对于20多年不腌白菜的我，有一种难言的滋味。大门外的地摊市场上，黄亮的腌白菜任你挑选任你购买，何必还要自己腌制，而且影响环境？可改不了习惯的农民还是喜欢自己的腌白菜，可当我想起那年一缸腌白菜的遭遇，便再也提不起兴趣腌白菜了。



通讯员 江湖飞 摄

西湖赏雪记

□龚玉和

杭州西湖赏景，四时各异，晨钟暮鼓，阴晴雨雪，无时不宜，唯游者心会之，不限于一隅一角之状也。那么，何时为最佳呢？

明代汪珂玉在《西子湖拾翠余谈》一书中曰：“西湖之胜，晴湖不如雨湖，雨湖不如月湖，月湖不如雪湖。”不难看出，先贤认为，西湖之胜，最佳时辰莫过于“雪湖”，也就是湖上漫天飞雪时赏景，才够味。但此绝色景观难得，连作者也叹息道：古往今来，“能真正领山水之绝者，尘世有几人哉！”

一年四季，西湖游客如潮，想找几天清静的日子还真不容易。只有到了湖畔铺满银色雪絮之时，湖上才有难得的宁静。

雪天，湖光山色，轻描蛾眉，淡妆粉黛，银白的世界镶着墨绿的湖水，突显超凡脱俗的风骨，才有一种真正的非凡情韵。

清《四时幽赏录》对赏雪时辰有过描写：“西湖赏雪，初霁最宜。”“霁”字，意为雨雪止、天空放晴之时。古人认为，这才是赏湖观景的最好时辰。

雨雪过后，晴空蔚蓝若洗，湖上景色又是怎样呢？

古人又说：“雪霁，湖山最为清秀动人，如绣如织。譬如美人，天生丽质，湖上飞雪之后，犹如美人出浴，骤然新妆，

盖见倾城倾国之丽也。”

先贤对西湖雪景的描述，可谓恰到好处，念念不忘的游赏乐事，莫过于雪天游湖的良辰美景，漫天大雪时赏湖，才算是游西湖的最高境界。想象一下，湖上漫天飞雪，湖水已凝成深铅色的静波，水上雾气弥漫，一只孤雁掠过水面，远山在空蒙的大雪中时隐时现，几叶扁舟，漂泊湖上，湖岸玉树银装，沿湖翠华早已被白雪覆盖，仿佛置身于一幅意境深远的中国泼墨山水画之中，何等赏心悦目！

我有一位上海朋友，某日从报上获知杭州次日下雪，大喜过望，兴冲冲赶来，嚷着到西湖观雪景。未料，老天不作美，晚上只飘了几片雪。翌日，天空放晴，湖上不见丝毫雪踪，此公只好败兴而归。

近年以来，全球气候变暖，杭州地处江南，雪期就更短暂了，湖上漫天飘雪的时光已不多见。每到雪后，湖周银装素裹，白雪皑皑，显得极为珍稀。

断桥是西湖赏雪的绝佳位置，瑞雪初霁，白堤上游人熙熙攘攘，赏雪者络绎不绝，仿佛生怕日高三丈之后，就赶不上观赏如此绝色美景了。若是在附近宝石山上俯瞰湖山，桥踪塔影倒映水上，湖岸残雪覆盖，湖堤铺琼砌玉，晶莹朗澈，更令西湖生姿添辉。

桥侧，有清康熙帝御笔石刻“断桥残雪”四字。相传，旧时桥顶有木栅门，每

宏村的楹联

□林上军

多年前去过安徽黄山，却没时间去其附近的宏村。最近的一个假期，总算如愿来到宏村。

宏村，位于安徽省黟县东北部。据传，早年的宏村尚“藏在深闺人未识”，后来，因其别具一格的村落布局、保存完好的徽派建筑、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，吸引游客纷至沓来，闻名遐迩。

现在的宏村，不但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、国家级5A景区，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

宏村的秀丽、宏村的雅致、宏村的灵气，在此不多赘言。单就宏村每幢建筑门楣和诸多客堂两侧的楹联，就足够让人品味，令人赞叹、使人称奇。

先看一联：“克己最严须从难处去克，为善以恒勿以小而不为。”其意思是：克制自己的私欲，严格要求自己虽然很难，但却是每一个成功者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；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，而要想一辈子努力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就要注意“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”。根据这一楹联，当地文化学者余治淮提供了这样一个故事——

古徽州人从小就受到“终生行善”的教育，婺源商人俞钧，刚成年就带着资金去广东经商，路上同船有位客商遗失了做生意的本钱，急得嚎啕大哭欲跳江自尽，俞钧好言劝慰的同时，将自己的银钱悄悄塞在其床下说：“你看那床下的钱是不是你的，如果不是你的，那就是刚才下船的人拿错了。”

失银的商人虽然没找到自己的银钱，但总算没有什么损失。然而，后来几个小偷因为分赃不均而斗殴，那位失银的客商才明白真相。可俞钧已经中途下

船，不知去向了。一年后，失银客商千方百计找到俞钧，跪地感谢。俞钧心地善良、乐于助人之美名便在广东他经商的地方广为流传，大家都愿意和他交往。

“非因报应方为善，岂为功名始读书。”这副楹联提醒人们，做好事、做善事，出发点不一定要求得福报；读书的目的并非为了日后能谋得一官半职，享受荣华富贵；读书，应该是多彩人生的必需。

“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，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。”古徽州人重视读书，认为经商与读书应在相同的社会地位，这在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社会环境下，尤其难能可贵，显示出古徽州人观念的解放。

上联所强调的“效”字，有两种解释，一种解释是“效益”，讲求的是结果；另一种解释是“学习”，讲求的是过程。因为无论是读书，还是经商，其间都有一个目的与方法正确与否的标准，确定了好的目标，掌握了好的方法，即便是暂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也可以说是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成功。

徽州商人之所以与其他地域的商人有所区别，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把经商看成是“贱业”，而是用读书人追求的道德品质去从事经营。这也正是徽商能成为 中国著名商帮的原因之一。

下联的“知”，是“了解”的意思，知难是为了掌握解决困难的方法，而绝非知难而退。

“气躁躁言浮躁才显露学忌满，胆欲大心欲细智欲圆行欲方。”这是宏村乐彼园宽和堂大门两侧的楹联，可解释为：心气避免浮躁，做什么事都要静得下心，耐得住寂寞；言语避免浮华，要善于倾听，不要夸夸其谈，让人感到华而不实；才能避免不分场合的过分张扬；学习则需要避免自满。胆要大，遇事要果断；但心要细，考

银杏,银杏

美的古风大片。

家乡郊外的太平禅寺门前，有一棵800年树龄的老银杏。抬首仰望之，一树黄澄澄的扇形叶片在风中瑟瑟抖动，一圈绚烂的弧里有着一层比一层更为璀璨的光华。观之颇为震撼，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。邻近村民沾了这棵老树的光，在树底下支起了一个摊位，现炸现卖萝卜丝饼，老板娘一边兜售一边强调，咱家的油墩是没有任何添加的绿色食品，放心吃！依稀能感受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苏州的市井味和烟火气。奇的是，日久天长，太平的萝卜丝饼反而比太平的银杏树有了更响的知名度。很多人，不惜路迢迢赶来。

若要问起家乡最美银杏打卡地在哪儿，首选“中国五大银杏之乡”之一的洞庭东山。

一到深秋，古村落的深山坞里、桥头街角，屋前院后随处可见百年乃至千年树龄的银杏老树，“村在林中、林在村中”便是最好的诠释。深秋银杏披金羽，不惧霜寒暖意浓。它们在风中肆意摇曳，将金黄的叶片飘落在墙头边、瓦屋上、溪畔头……相错如绣、宛若油画，整个东山镇美成了金色浪漫的童话世界。

“亭亭最是公孙树，挺立乾坤亿万年。”在东山北望岭下村村口，存有一棵树龄2000多年的“江苏银杏王”。从路口到村口，我摸索着走了半个多小时。这棵老

逢大雪过后，门下一截桥面片雪不存。从对面宝石山眺望桥面，水面浓雾滚滚，中间木栅门一段仿佛断了一截，断桥残雪由此得名。

其实，断桥在民间故事中，还有许多与爱情故事相关的内容。民俗中的“桥”，隐含牵线搭桥。“断桥”则有爱情遭遇挫折之意，往往会引出一曲缠绵哀怨的情节，并以催人泪下的剧情告终。

上下千年，无论是唐代的钱塘十景，还是宋代的临安二十四景、前清的西湖十八景，或者民国的西湖十景等，都少不了有与湖雪景观相关的地方。历代以来，最著名的颂雪诗词莫过于柳宗元的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独创了冬季旅游的另一超凡脱俗的独特意境。读读历代文人描述西湖雪景的那些幽逸淡雅的文字，无不令人心旷神怡。

除了上述赏雪、探雪、观雪、望雪、玩雪、踏雪之外，我国文人居然独创了“听雪”的又一寒冬赏雪意境。明《四时幽赏录》对“云栖听雪”有过一段描述：“飞雪有声，唯在竹间最雅。山窗寒夜，时听雪洒竹林，浙浙萧萧，连翩瑟瑟，声韵悠然，逸我清听。”这样清丽幽赏的文笔实在难得，令人感到飞雪西湖的游赏非比寻常，有着一一种超然物外的意境。

诸君，雪天西湖，一个难得的好时光，莫错过了良辰美景！

虑要周到；智慧要圆通，要善于适应客观的变化，但行为却要符合道德规范。

宏村建筑门楣、室内厅堂两侧富有哲理、教人做人行事的楹联随处可见。简短话语、寥寥数语，往往令人有豁然开朗、茅塞顿开、醍醐灌顶之感。

“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，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。”前半句说的是爱惜衣着、粮食，并非因为吝啬，舍不得花钱，准确地说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；人活着，就无法完全摆脱对名利的追求，而追求名利要靠自身脚踏实地的努力。

这副楹联的柱子下，最后“人”字右上居然多了短短二横，似乎意味着大丈夫不能依赖别人，更不能屈节依附于恶人。

这样的楹联叫“改字联”或曰“错字联”。比如另一副：“快乐每从辛苦得，便宜多自吃亏来。”上联的“快”字少了一点，而“辛”字却多了一横，下联的“多”字少了一点，而“亏”字又多了一点。楹联的主人是想通过这种改字的方法，使子孙后代记住他们那一辈人在创业过程中的感悟，无论做人、做事，想要获得成功，则必须“享受快乐少一点，付出辛苦多一点，贪图便宜少一点，甘愿吃亏多一点”。

“德从宽处积，福向俭中来”“养真精神大干事业，积宽阴德培贤子孙”“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，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”……走遍宏村，乃至附近的村落，几乎每户人家门坊、每座宗族祠堂都写有楹联、格言，虽意思有所区别、巧妙各有不同、水平高低不一，但均凝聚着徽州人的智慧、思想、道德、见识，劝善、劝孝、处世、为人，通过含蓄而无声的形式传达出来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教育与启迪。其流传下来的遗风雅韵，成为可以触摸的文化遗产；其超越时空的烛照，成为永不熄灭的精神之光。

树掩映在粉墙黛瓦的民宅间，它苍老奇崛，枝干劲挺，只剩下四分之一的树身，腰围却达近四米，目测纵五人合抱仍显困难。相传，它曾历经三次雷击、火烧，树干被劈去大半。如今，树身上还能依稀瞧出被劈后烧焦的痕迹。树干里面是中空的，布满了青苔。奇的是，它周遭却再生出了子子孙孙的小银杏树，这便是传说中“渡劫”成功，已“列入仙班”，至少在当地村民的心中是这样的。他们视之为“神树”，对它毕恭毕敬，特地在树前用砖砌了一个烧香祈福用的小屋。

从北望村出来，我直接去了紫金庵，山坞里的寺庙，古朴不乏祥和，宁静不失清幽。从大门通往里间，满树的银杏叶倒挂如一串串金色风铃，沙沙作响，相机无法拍出其万分之一的美。我坐在院内一棵年龄最长的古树下，喝着茶、晒着太阳，耳畔似听得钟鼓梵响缕缕，那是打坐僧侣在经书梵卷中轮回生死。想来人之寿限不过百年，然植物中的“活化石”银杏却在千年的四季更迭中不生不灭、不减不减。我捡起一片金灿灿的扇形银杏叶，用手指摩挲着它的纹理，须臾间，想起了美女导演俞飞鸿将须兰小说《银杏，银杏》改编成的一部电影《爱有来生》：一个男子，为了等见一面前世的恋人，迟迟不肯投胎，他的魂魄一直在寺庙中的一棵老银杏树下守候了50年——“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今日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”